

(1945—1968)

FAGUO
XIANDAI
WENXUESHI
法国现代文学史

J·贝尔沙尼 M·奥特兰
J·勒卡姆 B·维西耶 著
孙恒肖曼译

J·BERSANI M·AUTRAND
J·LECARME B·VERCIER
LA LITTERATURE EN FRANCE
DE 1945 A 1968

据法国Bordas出版社 1982年版译出

法国现代文学史

〔法〕 J·贝尔沙尼 M·奥特兰 著
J·勒卡姆 B·维西耶

孙垣肖旻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9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452000 印数：1—1500

平装： ISBN 7—217—00645—7
I·228 定价：6.10 元

精装： ISBN 7—217—00646—5
I·229 定价：8.55 元

湘人：89—4

目 录

第一编 时代	(1)
第一章 1945年法国文学的状况	(1)
第二章 编年史	(7)
第二编 主要流派	(12)
第三章 存在主义	(12)
阿尔贝·加缪	(19)
北非	(19)
荒诞	(21)
人道主义	(24)
犹豫与完成 (1952—1960)	(27)
让—保尔·萨特	(31)
长篇小说 (1938—1949)	(33)
戏剧	(35)
评论	(41)
西蒙娜·德·博伏瓦	(44)
第四章 共产主义	(46)
民族共产主义 (1941—1946)	(50)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时期 (1947—1956)	(53)
非斯大林化时期	(56)
现时的派别	(64)

第五章 基督教	(66)
西蒙娜·韦依	(68)
皮埃尔·泰拉尔·德·夏尔丹	(70)
第六章 民族的启示	(73)
夏尔·戴高乐	(74)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75)
安德烈·马尔罗	(77)
第七章 超现实主义	(87)
成为问题的超现实主义	(87)
安德烈·布勒东或一种冒险的继续	(92)
安德烈·布勒东的周围或一个团体的残余	(95)
日常生活	(96)
作品	(98)
超现实主义的现状	(104)
第三编 传统的领域	(106)
第八章 宗师们的晚年	(106)
保尔·瓦莱里	(106)
安德烈·纪德	(109)
保尔·克洛岱尔	(115)
第九章 人道主义的遗嘱	(120)
安托万·德·圣泰克絮佩里	(121)

让·吉罗杜	(122)
乔治·贝尔纳诺	(126)
第十章 诗歌的完成		(131)
圣-琼·佩斯	(133)
于勒·絮佩维埃尔	(138)
皮埃尔·勒韦迪	(141)
保尔·艾吕雅	(144)
勒内·夏尔	(149)
皮埃尔·让·儒弗	(153)
皮埃尔·埃马纽埃尔	(155)
第十一章 小说的传统和自传的突起		(160)
战前的小说家	(165)
战后的小说家	(168)
小说与历史	(171)
自传	(173)
让·吉奥诺	(177)
第十二章 传统戏剧		(181)
类型的稳定	(183)
亨利·德·蒙泰朗	(187)
让·阿努伊	(190)
第四编 创新者		(194)
第十三章 塞林		(197)
第十四章 格诺		(203)

第十五章	亨利·米肖	(212)
第十六章	弗朗西斯·蓬热	(219)
第十七章	安托南·阿尔托	(225)
第十八章	乔治·巴塔耶	(229)
第十九章	米歇尔·莱里	(233)
第二十章	让·波朗	(238)
第二十一章	莫里斯·布朗肖	(242)
第二十二章	萨缪埃尔·贝凯特	(246)
第五编	发现领域	(252)
第二十三章	另一种戏剧	(252)
	新戏剧的起源	(254)
	边缘诗人	(256)
	欧仁·尤奈斯库	(258)
	贝凯特	(262)
	让·热内	(262)
	探索与经验	(265)
	目前的方向	(266)
第二十四章	新的小说	(270)
— 不同的小说		(271)
另一个世界		(272)
鲍里斯·维昂		(272)
朱利安·格拉克		(273)
安德烈·皮耶尔·德·芒迪亚格		(274)
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		(276)
另一种心理学		(277)

让·凯罗尔	(278)
路易—勒内·德·福雷	(279)
伊夫·雷尼埃	(279)
玛格丽特·杜拉斯	(280)
二 “新小说”	(282)
娜塔丽·萨罗特	(284)
阿兰·罗伯—格里耶	(289)
罗伯—格里耶与图画	(290)
罗伯—格里耶与蒙太奇	(292)
米歇尔·布托尔	(295)
克洛德·西蒙	(300)
三 向着未来的书	(302)
本文写作	(304)
模仿与改写	(306)
测震术式的写作	(307)
第二十五章 目前的诗歌	(309)
第六编 拓宽的视野	(321)
第二十六章 法语文学的三个方面	(321)
魁北克	(322)
马格里布	(327)
黑非洲和安的列斯群岛	(329)
第二十七章 外国作品的翻译	(335)
译作年表	(337)
三大影响	(338)
卡夫卡	(338)
乔伊斯	(340)

福克纳	(343)
45年前后	(345)
战争	(345)
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	(346)
英国小说和戏剧	(347)
50年前后	(349)
意大利小说	(349)
西班牙戏剧	(350)
55年前后	(351)
德国的再现	(351)
孤独的声音：卡赞扎基斯	(356)
60年前后	(357)
俄国文学的复苏	(357)
引起争议的美国	(359)
65年前后	(364)
伊奇拉·庞德	(365)
英国戏剧	(365)
贡布罗维奇和东方国家	(366)
博尔赫斯与拉丁美洲	(367)
第二十八章 在文学的周围	(371)
歌曲	(372)
侦探小说	(376)
历史感伤小说	(381)
科学幻想小说	(382)
连环画	(385)
作为总的结论	(387)
第二十九章 文学与电影	(389)
一面神奇的镜子	(390)

电影小说	(392)
改编问题	(394)
作家的电影	(396)
让·科克托和电影放映机	(396)
阿兰·雷内及其小说家	(398)
作家式电影	(400)
 第七编 当今的问题.....	(402)
 第三十章 批评的问题	(402)
一种职业的生理学	(403)
一场论战的神话	(407)
一种探索的概貌	(410)
第三十一章 什么文学?	(422)

第一编 时 代

第一章 1945年法国文学的状况

当1945年5月，德国军队投降，战争结束时，1918年11月标志着另一场战争结束的喧闹的欢乐已经过去了很久。诚然，人们松了一口气，但仍然忧郁：战争虽然结束，但法国在战胜国的阵营里，却只是一股次要的力量，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巨人之间，它不可能再企求强国的地位。它在国外和国内作的抵抗，它对自己的解放所起的积极作用，它对盟军的前进所作的贡献使它挽救了民族的尊严，然而它却蒙受着失败和被占领年代的耻辱。戴高乐将军的政府将面对的经济形势更糟。这并不是“疯狂的年代”，即使有些人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 (Sainte Germain des Pres) 见到了蒙帕纳斯区 (Montparnasse) 二十年代的景象，而是几乎不能激励人们歌唱的战后。

在1945年，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来的事件，带来的不安多于安慰；美国军队在德国的挺进揭露了集中营的事实和一种事先筹划的毁灭性体系的恐怖。从此，“黑夜与迷雾”的景象便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而某种人道主义所熟悉的关于人的观念则经受不住这些揭露。如果说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的爆炸标志着战争的最后阶段，那么它似乎也开始了可怕的毁灭性的时代，并引导人类进入共同毁灭的道路。雅尔塔会议上，在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之间进行的世界的瓜分，创造的不是一种持久和平的条件，而是人们后来称之为“冷战”的条件。正如萨特当时写的：“战争在冷漠与不安之中结束了……和平并未开始。”

文学生活免不了遭受如此巨大的事件的冲击：在1945年，人们仅仅勉强认出1939年的文坛风貌的痕迹。法国作家和其他人一样，被投入战争、占领、合作与抵抗的风暴。他们不得不承担了一场困难的选择的危险。如1914年，有一些作家在战斗中死亡，不过占的比例小一些：保尔·尼赞(Paul Nizan)死于1940年；让·普雷沃(Jean Prévost)死于维科尔的丛林；圣泰克絮佩里(Saint-Exupéri)于1944年死于一次空中侦察使命。另一些作家流亡国外。

他们在那儿稍微被人遗忘。不过，在法国本土，大部分作家在所采取的行动上出现分歧或分裂。选择了与敌合作的作家后来遭受了悲惨的命运，不是被处死就是被监禁。另一些由于受牵连或误解，暂时失去了读者。而参加了抵抗运动的作家则深受公众信任，不过他们后来也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并尝到了灰心失望的苦涩滋味。

确切地说，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仅仅吸引了极少的优秀作家。不过，其中有一些犯有罪行，他们自己在1945年也证实如此。尤其是德里厄·拉罗歇尔 (Drieu La Rochelle)，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卓越地战斗过。从那时起，他就不断地在共产主义的诱惑和法西斯主义的幻景之间摇摆，他时时想着一种外来的然而又不可缺少的力量，为他不断地在同胞身上揭露并确实在自己身上感觉到的薄弱而震惊，因此狂热地与纳粹进行合作，并把他领导的《新法兰西杂志》拖了进去。他对“最后的出路”毫无幻想，“匆匆地朝政治命运的末路”走去，于1945年他认为势所必然的判决之前自杀身亡。他最后的几部长篇小说，从《丑角》(Gilles)到《迪尔克·拉斯普回忆录》(Mémoires de Dirk Raspe)、自传性的《秘密纪事》(Récit Secret)，描绘了两次大战之间脱颖而出的最有天赋的小说家之一注定受难的命运。

引人注目的作家罗贝尔·布拉齐亚赫 (Robert Brasillach) 为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和他对于“法国行动”组织的眷恋所欺骗，于1945年被判处死刑。当然，他作为记者和作家与敌人合作，他对希特勒政治的赞同，是没有任何保留的。不过他的处决使有才智的人，甚至使参加了抵抗运动的作家深为不安。人们觉得作家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付出的代价比别人大得多。

虽然只有少数杰出的作家参与了与纳粹合作的事业，却有许多作家支持合作，最后付出了被监禁和沉默的代价。“法国行动”的大师们便是这种情况。由于现实的奇特变化，他们被自己的“完全的民族主义”引导到热烈欢迎贝当元帅的“民族革命”，并由此而与通敌合作的政治同流合污：莫拉 (Maurras) 因为“与敌人暗中勾结”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将继续被囚禁。为此，保守的民族主义的传统丧失了信誉。但是，另一方面，和平主义的传统也受到了牵连：吉奥诺 (Giono) 在1939年就被投入监狱，1945年又坐了一段时间的牢。某种无政府主义可能在与敌合作中找到了置身于民族共同体之外的挑衅的方式。塞林 (Céline) 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有时大声地表达自己的反犹太人的固执想法，因此在1945年，他和最后一批与敌合作的人撤到了德国。

事实上，法国的解放有其坏的一面，这就是清洗。有一些作家从没有发表过任何信仰“合作主义”的声明，他们的名字却被列在“黑名单”上，有时只要稍为不慎，或是1941年去了德国，或是纯粹在文学上与一些被谴责的杂志有联系，就足以定罪。许多抵抗运动的战士，尤其是波朗 (Paulhan) 和加缪 (Camus) 对这种惩罚一些作家的严厉措施表示抗议，“人们不能因写了几篇文学作品，即使发表在敌占时期的报纸上而惩之以苦役。”有些作者被迫在若干年内沉默，然而却并非不能干事：他们找到了创作的闲暇，而抵抗运动战士担负了新闻界的职责，投入了无休无止的辩论，并不总是能得到这种闲暇的。

与这些被处决、被惩罚，或仅仅被指责的作家相比，有一些作家在这六年中被人忘记了，其作品似乎已属于过去。阴影开始罩住了构成某一些小说顶峰的高山？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于1944年逝世。他的既是和平主义的又是壮烈的人道主义，不再产生真正的影响（阿兰的才智也大大失去了其威望）；于勒·罗曼 (Jules Romains) 出版了《善良的人们》(Hommes de bonne volonté) 的最后几卷，它们不再激起同样的好奇心：书中占支配地位的人道主义的乐观精神和表现这种乐观精神的小说技巧都抵抗不住纪德谈到的“价值的大倾覆”。吉罗杜 (Giraudoux) 和圣泰克絮佩里似乎知道自己是另一个时代的残存者，给他们最后的作品蒙上了遗嘱的色彩。此外，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尔罗 (Malraux) 在《阿尔腾堡的胡桃树》(Les Noyers de l'Altenburg) 中再三提出了了解在上帝死后，是否不应该同样承认象人道主义传统所设想那样的人的死亡问题。

战争也把许多作家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通常是支持抵抗运动的作家，但并未因此就不脱离法国特有的形势。他们的声音能让人听见，不过十分遥远。在纽约避难的安德烈·布勒东 (André Breton) 和在墨西哥避难的邦雅曼·佩雷 (Benjamin Péret) 便是如此。贝尔纳诺斯 (Bernanos) 的巨大声音从巴西传来，不过似乎是在荒漠里震响。有一些作家，如圣一琼·佩斯，就一直没有从他们避难的美国回来。即使是撤往北非这个知识分子抗敌策源地的作家，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影响：纪德明显地认识到了这点。人们理解萨特在1945年的不安：“这种突然屠杀长者的罪行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显然，正是在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在解放时把一些作家推到了首要的位置。他们中有一些参加过武装的抗敌斗争或者1944年至1945年的战斗：马尔罗在成为戴高乐将军的国务部长之前，就以“贝尔热上校”之名，率领他

的装甲部队光荣地开进了斯特拉斯堡；勒内·夏尔（René Char）在普罗旺斯的游击队里战斗过，不过解放时，“当共同的信仰失去以后”，他便宁愿隐退。他们中的大多数为在阿尔及尔出版的《喷泉》或地下出版的抵抗运动杂志作过贡献，阿拉贡（Aragon）很早就显得引人注目。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电台的广播讲话中引用了他的诗，艾吕雅（Eluard）从1942年起加入了共产党的抗敌斗争，他写了著名诗篇《自由》（liberté），由王家空军的飞机在法国各地撒发。抵抗运动也显露了皮埃尔·埃马纽埃尔（Pierre Emmanuel）富有诗意的口才。阿尔贝·加缪很早就当上了《战斗报》的总编辑，在三十岁上，就表现出最受人注意的政治意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以其记者的才华使人折服，几乎使人忘记了他小说家的才华。让·波朗领导《法国文学报》（*Lettres françaises*），善于把各种各样的人团结在该报周围。抵抗运动似乎消除了最深的分歧，把精神生活的各个类别流派聚合在一起：投入政治的、爱国的战斗的共产主义者，关心个人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基督教徒，用人的权利反对嘲弄人权的政体的民主主义者，把抵抗运动视为革命初级阶段的革命者。它把“相信有天国”与“不相信有天国”的人汇聚在一起，开创了一个令人陶醉的团结局面。地下活动及其危险赋予作者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责任感和功效感。解放排除了打有占领印记的文学和政工人员，赋予一些刚刚开始写作的仍然年轻的作家以首要的角色。一切都似乎可能实现。加缪领导的《战斗报》以此作为座右铭：“从抵抗运动转入革命。”

无疑，在这种热情之中掺进了许多宽厚与抒情的幻想。以笔或武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一结束，团结即告瓦解。阿拉贡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全国作家委员会不断地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历了一系列持续不断的起步和中止。既然促使抵抗运动的精神产生的境况不存在了，抵抗运动精神便也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从最高尚的意义上说，它的作品是一些应时之作。一如由这时期的境况启发而成的作品，《诗人的荣誉》（*L'Honneur des Poètes*）不可能构成诗歌的前景。而且人们或许误解了那些作品的功效：它们为作者作证，但它们能改变读者的倾向吗？

反正，在那些“黑暗的岁月”，作者有充当神师角色的感觉，诗人则有时觉得自己具有先知的声音。读者大众对作家的指望远远超出对“文学”的指望：他们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一种伦理，一种政治，一种哲学。这样的指望也许建立在一种误会的基础上，不过1945年的作家愿意回答这种指望；他的职责，正如阿尔贝·加缪所想的，也正如《战斗报》的一系列文章所表述的，似

乎是通过不倦地提醒政治注意良心的要求，并以反抗来对付所有不正义的行为来参与历史。重新建立价值的秩序，按照这些价值，帮助人们重新建立一个民族共同体，这就是《战斗报》的总编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尽管他头脑非常清醒，而且十分悲观。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鼠疫》，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为创造一种集体的神话所作的努力；人们被一种对在历史上肆虐的疾病的共同斗争聚集在一起。不过，在加缪身上，文学与记者的日常任务是有区别的，但人们觉得它与政治评论、哲学随笔、道德抗议联系在一起。在萨特身上，情况则相反，介入文学的计划倾向于将政治行动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文学应该“促使社会产生一些变化”，重新变成一种“社会功能”。当然，他表明对介入当代政治的关心，不应该使人忘记对文学的操心。不过，很明显，当他撰文介绍他的《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时，他是把文学当作一种可能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来设想的：“我们求助于各种文学体裁，以便读者熟悉我们的观念。”这样，文学便从属于一种政治活动或一种哲学思考。人们使它正视最近的将来的最麻烦的问题。它应该同意依存于现在的形势，并被人“就地消费”。

文学在政治活动之后消失的情况，也是人们在共产主义作家那里感觉得到的。在他们身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恢复了自身的权利：文学价值的判断常常与政治评价相联系。至于天主教作家，在莫里亚克和贝尔纳诺身上，公民责任和道德说教明显地超过小说创作。此外，各种杂志也表现了这种政治先于文学的情况。战前占主要地位，对文学非常有益（令人赞叹地支持过文学）的《新法兰西杂志》好几年没有露面。抵抗运动的杂志也渐渐缄默。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杂志《精神》(Esprit)、存在主义的杂志《现代》给予文学的只是很有限的位置。在阿拉贡的影响下，《法国文学》慢慢变成了共产党人在文学上的机关刊物。在另一方面，由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领导的《文学评论》(Critique)杂志，重视哲学和人文科学甚于重视文学。

在1945年，这种“介入文学”激起人们很大的兴趣和好奇心。读者等待新一代作家接替1900年那一代（克洛岱尔、纪德、瓦莱里）和1925年那一代（莫里亚克、蒙泰朗和吉罗杜）。读者对加缪和萨特的信任也许有点膨胀，而且这种信任主要投给他们本人，而不是他们的作品。从读者指望于他们的东西看来，失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宣告的文学已经远离标志着他们的开始并使他们成名的文学：《恶心》(la Nausée) 和《局外人》(L'Etranger) 的作者似乎更自然地命中注定主要展现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的感情，而不是描绘群

体中的公民的情感。他们在1945年的作品预告了一种将来的文学的计划，不过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

1945年的文学由于作家想正视的历史的冲击，受到了深刻的震动。它也许因波朗分析过的那种“恐惧而痛苦”。那种恐惧其实就只是一种想超越文学、摆脱仅仅是“文学”的怀疑的顽念。这是许多作者共同关心的事情。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并可能通过摆脱一切说教的做法产生吉奥诺那样的作家。他后来写道：“出于自己的事业的需要，政治给写作艺术下了一个错误的定义。人们并不是时代的见证人，而是自己的见证人（这已经说得太妙了）。”

此外，不应该夸大1945年的文学团体和倾向的重要性。存在主义起的作用远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超现实主义起的作用大：后者给经历过它的每一位作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前者除了使几位大师如加缪、萨特、西蒙娜·德·博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写出杰作外，别无引人注目的成就。战前在文学生活中有一席之地的团体和组织，如“法国行动”等都消失了，没有别的团体和组织接替它们。共产党人过于注意政治上的正统性，没有建立真正的文学团体。因此，1945年虽然似乎使作家产生了将自己与读者和同仁联合在一起的团结感，却可能也让人们预见到了个人的事业、独特的创造、孤独的探索的来临。要求文学改变社会，并给历史打下它的印记，这或许不是一种无益的事情。大部分文学探索正是与这种“介入文学”的事业，与其愿望及其失败相比而确定自己的特征。例如，在米歇尔·莱里(Michel Leiris)的作品里，在他1945年给他的《人的时代》(L'Age d'homme)序言所作的结论中便可见到这种情形，这个结论清楚地表明了对时代的担心：

“然而仍将存在这种必要的，人们有权要求作家进行的基本的介入，这种由艺术的性质本身引出的介入；不滥用其语言，并进而达到不管他以什么方式把自己的话记录在纸上，它都永远应该是真话。无论如何，既然他处于智力方面或感情方面，他就必须给我们现在的价值体系的诉讼带来一些物证，并尽他常常使自己难受的力量，在所有人的解放上发挥影响。没有所有人的解放，也就不可能达到个人的解放。”

第二章 编年史

1945年

- 2月：举行雅尔塔会议。英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和苏联人准备按势力范围瓜分世界。
- 5月8日：在欧洲的战争结束。
- 6月：联合国组织宪章。
- 8月：广岛，在一场冲突中使用了第一枚原子弹。在亚洲的战争结束。
- 9月：越盟宣布越南独立，并成立了民主共和国。
- 11月：在纽伦堡开始审判纳粹战犯。1946年10月审判结束。
- 成立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该组织的总部于1958年设在巴黎。

1946年

- 1月：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辞职。
- 6月：人民共和党取得成功。该党受基督教民主的影响。
- 10月：公民投票通过第四共和国的宪法。
- 11月：法国军队轰炸海防市：印度支那战争开始。

1947年

- 3月：马达加斯加发生暴动。
- 4月：戴高乐建立法兰西人民联盟。
- 5月：法国共产党开始成为反对党。
- 6月：东方国家拒绝接受马歇尔的美国经济援助欧洲的计划。
- 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建立，以抵制马歇尔计划。

1948年

- 1月：甘地被刺杀。
- 5月：以色列国宣布成立。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间爆发战争。
- 6月：铁托的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破裂。

1949年

- 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这是西方集团的军事组织。

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诞生。

9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6月：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帜进入朝鲜。

1951年

美国制订出反美活动制裁法。这是在参议员麦卡锡的操纵下进行的反对被怀疑同情苏维埃制度的美国人的逐巫运动的顶点。卢森贝格被控为苏联间谍，于1951年4月被判处死刑。其诉讼案引发法国的反美浪潮（1952年5月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李奇微将军和细菌战争）。

1952年

3月：建立比内内阁。这是保守的精神状态的化身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开始布拉格审判。

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

第一颗氢弹在埃尼威托克岛试验。

12月：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发生流血骚乱。

1953年

3月：斯大林逝世。

7月：东柏林发生骚乱。苏联派装甲部队干预。

8月：法国人废黜摩洛哥的苏丹。

法国全面大罢工。

1954年

5月：奠边府战役（西方军队——法国远征军团头一次被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越盟的部队打败）。

4月至7月：举行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战争结束。越南被分成南北两方。

6月（直至1955年2月）：芒代斯—法朗士内阁上台（法国政治图案中的新色调：确定日程表；发表广播讲话，它与历届内阁的保守主义形成对照）。

11月1日：阿尔及利亚燃起战火，后演化为阿尔及利亚战争。

1955年

4月：在万隆举行亚非会议。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一次集会。

9月：阿根廷，代表大众民族独立运动的庇隆下台。